



Baerzake

—— 一个伟大作家的足迹
—— 巴尔扎克的生活、思想和创作

○ 金 嗣 峰 著
○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Baerzake

一个伟大作家的足迹
——巴尔扎克的生活、思想和创作

○ 金嗣峰 著

一个伟大作家的足迹
——巴尔扎克的生活、思想和创作
金嗣峰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二一八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59印张 230 0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5351—0463—0/I·17

定价：3.50元

引言

一百多年以前创作的文学作品，至今几乎仍受到全民族人民一致的喜爱，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假若说，有一个作家，他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而不是通常所谓某一部代表作品），虽然距离现在已有一百多年了，但仍赢得全民族人民的喜爱和崇敬，那么，即使从整个世界文学史来说，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

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就有幸享有这种身后的殊荣。与法国所有作家比较，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至今仍象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一切天神和地上生灵的统治者一样，显得至高无上。毫无疑问，巴尔扎克不仅是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千百年来，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巨匠。

巴尔扎克主要生活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七月王朝”时期。19世纪前半期，法国资产阶级虽然没有他们父兄那样的天才禀赋和英雄气质，但凭着他们父兄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声势，终于在1830年7月，最终地摧毁了封建贵族的复辟统治，重建了资产阶级的王国。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七月王朝”就这样可笑地开始了长达18年之久的统治。这是一个渺小而又伟大的时期。一方面，社会上充斥着猥琐、卑鄙与公开的叛卖，使人们对“理

性王国”幻想的彻底破灭，而普遍感到沮丧；另一方面，真正的志士，仍怀着伟大的理想，在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希望在法兰西的大地上，矗立起自由、平等、人人幸福的“共和主义大厦”。

无产阶级，这个从来处于第三等级最低层次的阶级，这时象巨人一样苏醒过来，独立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显示了强大的战斗能力。

我们说，“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是一个渺小而又伟大的时期，还因为在这一片腐臭、鄙陋的国土上，竟然孕育出一个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以及伴随着他活动的一群灿若晨星的作家和诗人，从而构成了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最辉煌的时期——巴尔扎克时期。

在荒芜的田野上，却孕育出奇花异葩，在动乱苦难的社会里，却产生了空前的文学繁荣，这个很难解说清楚的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谜样的现象，在中国也曾经多次出现。19世纪上半期，落后的俄国，几乎与法国同时出现了空前的文学繁荣。这个至今仍令人迷惑不解的谜，一旦被人们解开，文学领域中的必然王国，变成了自由王国，那么，一个百花争艳的人类的文学艺术春天，也就真正到来了。

对巴尔扎克的研究，法国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欧美一些学者对巴尔扎克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研究，是富有成果的。我国对巴尔扎克的研究，是在30年代开始的，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始终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近几年来，情况有了很大好转，开始出版巴尔扎克全集，还出版了一些评介性的小册子和译著，许多文科院校，不仅在基础课中详尽地评介了巴尔扎克的创作，而

且还开设了专题讲座，供有兴趣的学员选修。

在这样情况下，一本较系统而又深入地评介巴尔扎克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书籍，是非常必需了。因此，我在教学之余，不揣浅陋写了这本书，献给那些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对巴尔扎克有兴趣的青年读者。假若在读完之后，他们不是感到毫无裨益，那我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目 次

引 言	1
第一章 一个暴发的资产者家庭	
第一节 巴尔萨怎么会成为巴尔扎克	1
第二节 “没有童年”的童年	5
第三节 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	9
第二章 现实主义创作的早期实践	
第一节 近代法国社会的演变	25
第二节 1828——1831年间巴尔扎克的生活和思想	34
第三节 1828——1831年间巴尔扎克的创作	45
第四节 《舒昂党人》	59
第五节 《苏镇舞会》	69
第三章 法国文坛的拿破仑	
第一节 1832——1839年间巴尔扎克的生活	81
第二节 1832——1839年间巴尔扎克的思想	96

• 第三节	1832——1839年间巴尔扎克的创作	116
第四节	《欧也妮·葛朗台》	132
第五节	《高布赛克》	144
第六节	《古物陈列室》	154
第四章	《高老头》，现实主义的不朽之作	
第一节	《高老头》的情节和主题	167
第二节	冉·若希姆·高里奥	182
第三节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	192
第四节	克莱尔·德·鲍赛昂子爵夫人	202
第五节	伏脱冷	205
第六节	伏盖太太	212
第七节	《高老头》创作的真实性和真实性	223
第五章	人类艺术丰碑的构建	
第一节	1840——1850年间巴尔扎克的生活	240
第二节	1840——1850年间巴尔扎克的思想	246
第三节	1840——1850年间巴尔扎克的创作	252
第四节	《幻灭》	268
第五节	《农民》	279

附录

一、《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及其他》	315
二、《人间喜剧》目录	328

第一章 一个暴发的资产者家庭

第一节 巴尔萨怎么会成为巴尔扎克

著名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一部小说中曾精细地描绘了，18世纪末法国劳动人民所过的骇人听闻的悲惨生活。在封建贵族敲骨吸髓式的盘剥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充满了“冷、脏、病、无知和贫穷”，他们“或者在折磨之下，倒毙在小村里，或者拘禁和死亡在悬崖上的监狱里”。

这是一幅绝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但是，万事都有例外。在这千千万万苦难者中间，也有极个别侥幸摆脱架在颈脖上的重轭，顺利地跻身于“上流社会”。奥瑙利·德·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萨(1746—1829)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

1746年，贝尔纳生于法国南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里。贫困农民生了一个男孩，仅意味着给贵族老爷增添了一名后补的奴隶，不会给父母带来什么欢乐。

时光在悄悄地流逝。贝尔纳慢慢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来：他精力充沛，而且野心勃勃。他越来越不安心于在乡间，干一些打短工庄稼活。他从乡村神父那儿学得的粗浅的计算与书写，更激发了他发家致富的野心。在20岁那一年，他终于大胆地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土地，和以耕作谋生的

手段，以法国南方人特有的顽强与执拗，开始了他家族中列祖列宗都不曾经历的冒险生涯。他来到首都巴黎。这里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天堂，但是对劳动者来说，可成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20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年月里，贝尔纳不知经历过多少困扰与拼搏、消沉与奋进。在失败与成功的不断交迭中，他居然没有被宦海的波浪击沉，成了路易十六时期王家议会的秘书，为达官贵人所承认的知名人士。随之而来的是1789年，法国爆发的震撼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把他推上了幸运的顶端。由于他善于窥测方向，巧妙地适应社会潮流，不久便被推选为“激进派”观点的巴黎市参议员，通向“上流社会”的道路已经敞开了。贝尔纳从此官运亨通，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海军部长秘书，银行总裁秘书，师部军粮处主任，在1804到1808年间，还兼任过杜尔市的第二副市长。

贝尔纳和贫困屈辱的日子告别了，他过上了所谓外省人的奢侈生活，他有了自备马车和大批的仆役。他的身份、地位和财富，即使与上层的社会人士交往，也不必感到困窘与不安。贝尔纳终于实现了青年时期的夙愿，成了令人羡慕的布尔乔亚的“骄子”，上流社会的“优秀代表”。

1797年，贝尔纳已是51岁的人了，他心满意足地和一个银行家的女儿结了婚。她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只有19岁，比她丈夫要小32岁。她还给丈夫带来一笔非常丰厚的嫁奁。他们有二个男孩和二女孩。大儿子后来成了法国伟大作家——奥瑙利·德·巴尔扎克。

所有暴发户都具有强烈的虚荣心，他们总是力图掩饰自己“不光彩”的出身。贝尔纳也未能免俗，发迹以后，总觉

得自己的姓氏太乡土气。于是他废弃了这个姓氏，而把当地一个姓巴尔扎克的望族的姓氏，作为自己的姓氏。从此，贝尔纳·巴尔萨就变成贝尔纳·巴尔扎克了。但他的虚荣心，并没有使他就此止步。

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以后，旧贵族的各种习俗重新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贵族们的地位、声望和风度，使得庸俗的资产者十分倾慕，执意比附仿效。例如贵族在姓氏前面要加上一个标志贵族出身的“德”字，类似德国贵族姓氏前面有“冯”字，西班牙贵族姓氏前面有“堂”字。这个早为大革命所废除的习俗，随着复辟又在法国恢复了。于是一些资产者，不事声张地在自己姓氏前面加上“德”字，以抬高自己的身份。

这种做法，在当时资产阶级暴发户中，是屡见不鲜的。远在17世纪，发了财的资产者，在买进破落贵族的封地和爵位后，就顺顺当当地成了新贵族。到了18世纪，有钱的资产者更是随意在自己姓氏前面加上“德”字，丝毫不用担心会有人来过问你的封地和爵位。

贝尔纳也饶有兴致地在自己的姓氏上玩弄一些小花招。据说，1821年，大女儿洛尔出嫁（一说1802年洛尔受洗）时，贝尔纳散发了二种不同署名的请柬。对至亲好友散发的请柬，署名仍是巴尔扎克；对比较疏远的友人，请柬上署名却变成德·巴尔扎克了。

愈到后来，贝尔纳的虚荣心就变得愈是可笑。他在自己的至亲好友中，也老着脸皮大吹牛皮，有一次他忽然异想天开，说他家与古代骑士昂·德·巴尔扎克家族有亲戚关系，这真是语惊四座。他人倒也罢了，唯独对奥瑙利，这个未来

的作家的影响确是太大了，想象力特别丰富的奥璘利，把这纯属子虚乌有的信口开河，当作是不可置辩的历史事实，不管别人怎样讥笑议论，他却一心一意把自己当作昂·德·巴尔扎克的子孙，并把这个家族的徽章绘制在自备马车上，招摇过市。

贝尔纳父子两人，对贵族地位的仰慕，有着共同的癖好。尤其是奥璘利，他的改换门庭，伪造谱系，硬说自己是贵族的后裔，这些做法早在他生前，就已成为人人笑谈的话柄。不过历史已发展到了19世纪30年代，贵族地位早已一落千丈，是否贵族出身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所谓奥璘利攀附贵族云云，似乎有点过甚其辞。假若昂·德·巴尔扎克这位古代骑士地下有知，一定会感激这个遐迹闻名的大作家来继承他家香火，使他久已湮灭无闻的姓氏，因此而永垂青史。

乐天的、好吹法螺的贝尔纳，直到晚年，仍显得非常精明和顽强。1819年，73岁的贝尔纳被军令部强令退役，领取一份菲薄的退休年金。他不得明智地告别繁华的巴黎市，到远郊去过节俭的寓公生活。这时他发现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他参加一个养老基金组织，这是一个类似近代的老人自助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老人，要缴纳一笔现金到这个组织的基金中，基金会成员都可分享这笔基金的利息，有人逝世，逝者的那份利息便由生者均分。因此，愈是长寿的人，所分的份额就愈大。贝尔纳为了给家庭增加收入，决心使自己长寿，他便过上索然独居的生活，与亲属也极少往来。他的基金份额每年在递增，由最初的2000法郎，竟增加到8000法郎，这与他当年担任师部军粮处主任的薪俸，几乎一样多了。

1829年，他已经是83岁老人了，仍很健康，假若不是一次偶然的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也许他真能活上100岁呢。

与精明的富有冒险精神的贝尔纳不同，妻子安娜是一个有着歇斯底里气质的女人。她父亲出身于一个小铁器商人，靠着刻薄和节俭，一个苏一个苏（苏是法国货币最小单位）地积攒，慢慢地成为体面的资产者。偏狭和贪婪是这一家族的特点，也是安娜明显的性格特点。她经常这样教育孩子：花钱就是罪恶，挣钱则是所有美德中最值得称道的事。她以一个19岁妙龄少女，嫁给一个年近垂暮的老人，其主要动机是贝尔纳是一个善于理财的行家。这种道地的金钱婚姻，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成分。

和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妇女一样，安娜也有自己的爱情秘密，有着婚外的恋人。他是一个住在图拉的闲散舒适的地主。安娜有一个私生子，即奥瑙利的同母异父的弟弟亨利。

第二节 “没有童年”的童年

1799年，即安娜和贝尔纳结婚后两年，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取名奥瑙利。由于安娜对自己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没有感情，这一不幸结合的恶果，便也影响对奥瑙利的亲子之爱。

安娜对这个太早来到人间的孩子，很不感兴趣，半点母爱也拒绝施予。奥瑙利还没有满月，就被年轻的母亲狠心地送到乡间，托付给一个农妇喂养。并规定，只能在每个星期

才能回家和亲人见一次面，在这段时间里，小奥瑙利还必须循规蹈矩，假若由于感情的萌动，哪怕是怯生生地向母亲表示依恋之意，也会立即招来母亲的严厉的呵斥。

4岁了，母亲仍不想亲自抚养这个可怜的孩子。7岁时，母亲还没有回心转意。奥瑙利到了念书的年龄，被孤零零地送进邻县旺多姆寄宿学校住读，一直到14岁。奥瑙利成名以后，曾不胜心酸地回忆了这段凄凉的日子。他说，他度过的是一个“没有童年”的童年，在整个童年时代，他从没有过嬉游，没有玩具，没有伴侣，没有爱抚，有的只是严厉的呵斥和冷酷的惩罚。

奥瑙利的童年学习生活也是很悲惨的。他的中小学学习，主要是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完成的。但是，无论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是帝国的统治者，都来不及铲除教育领域里的各种旧传统的陈规陋习。奥瑙利寄宿的就是一所十分守旧的学校，教学内容十分陈腐而又烦琐，教学方法是中世纪式的简单而又粗暴，动辄就对学生进行摧残性的惩罚。

奥瑙利具有很好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他对才能平庸的教师，在课堂上翻来覆去地讲一些内容又贫乏又枯燥的教材，感到腻烦透了。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分心，偷偷地望上一眼天井里青葱翠绿的小树，或者在天空飘逝的彩云，然而，这小小的过失，经常会引来教师粗暴的干涉。这就更加引起小奥瑙利强烈的反感。

由于小奥瑙利不象普通的孩子那么驯顺，所以他频繁地受到诸如关禁闭和挨皮鞭这类惩罚。据这所学校的校长和一位老校工事后的回忆，小奥瑙利每星期几乎都要被关三四天的禁闭。挨罚站，面壁，皮鞭那更是常事，甚至连中世纪的

木裤刑（据说即莎士比亚同名悲剧，李尔王惩罚他忠心的大臣坎特的酷刑），小奥瑙利也未能幸免。

奥瑙利经常受到惩罚，并不全是因为他学习不专心，而是往往由于他维护真理和正义的朴素愿望。

一次，在上拉丁语课时，老师叫一个学生起来，翻译“某出身贵族”这个句子。这个学生误译为“某某心地高贵”。这个学生是著名的出身贵族的民主主义女作家史达尔夫人的教子，老师借题发挥，肆意讽刺：“出身贵族与心地高贵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你这样张冠李戴，要是让咱们尊敬的史达尔夫人知道了，她会怎么说呢？”奥瑙利气恨老师在背后议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于是情不自禁多了一句嘴：“她会说你是一头驴！”老师大怒，把他关了八天禁闭。

又有一次，每周一次的领圣餐的宗教仪式上，学生们恭恭敬敬地听完神父讲道后，顺着次序走到祭坛前来领圣餐，临到奥瑙利时，却不立即离开，睁大着眼睛，向神父提出一个他想不通的问题：“既然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天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罪恶呢？”神父被这个冷不防的问题问得瞠目结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怒之下，便叫奥瑙利去坐两天禁闭。

这样恶劣的环境，对奥瑙利来说，真如同一株稚嫩的幼苗，被粗暴地扔掷在贫瘠的沙漠里一样，迫切需要充实、丰富的精神生活来滋润，不然很快就会枯萎而死。转机终于出现了，给奥瑙利补习数学的教师，是工艺学院的图书馆员，很同情奥瑙利的不幸处境，给他带来了不少课外读物。奥瑙利象一个被饥饿所苦的饕餮之徒，以一种不可遏制的食欲，吞食着一切可以到手的食物。无论是哲学、历史、科学甚至

神学，他都读得津津有味。有时不想中断阅读，就故意在课堂里闹点小乱子，以便在坐禁闭时，能更自由自在地在知识海洋都漫游。他的几乎已经室息了的性灵，因此得以复苏。他日后在创作时，所表现出来的无所不知的广博学识，可以说在此时已打下了很好基础。

旺多姆寄宿学校对奥瑙利的长期摧残和折磨，终于毁了这个肥肥胖胖的十分健康的孩子的精神和肉体。1813年4月，才14岁的奥瑙利竟患了严重的精神方面疾病。他形容憔悴，精神恍惚。要不就是着了魔似的呆呆坐着，别人与他说话，他一概视若不见，听若不闻；要不就是茫然地向前凝视着，好象置身于漆黑的夜里，慢慢地摸索着往前走。直到此时，母亲才无可奈何地把他从那个“童年的监狱”里接回家来。

翌年，奥瑙利的健康有所好转，全家也高兴地迁居巴黎，唯一的憾事是奥瑙利的学习成绩，始终没有起色。这使父亲感到沮丧，母亲更是认定自己养了一个废物。1816年，他以勉强凑合的成绩在中学毕业，并升入莎尔邦大学法律系学习。

大学学习生活远较中学轻松，每日都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十分精于算计的父母，认为年轻人的光阴应该过得很充实，不容许有无谓的闲暇时光，于是，就安排奥瑙利一边在大学学习，一边在一家法律事务所作文书。过了两年，转到一家公证人事务所工作。

奥瑙利父母的本意，不过为家庭增加一些收入，没有想到，这一“业余”工作，对这个未来作家的创作，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律师或者公证人的助手，他的工作是十分繁忙而又十分琐碎，他得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耐心听

取他们提供必要的证据或反证；他得大街小巷地终日奔波，去查询或者核实这些原始材料。在这过程中，他慢慢地认识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冷冰冰的金钱关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光耀炫目的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后来，奥瑙利之所以能够在中篇小说《夏倍上校》中，借但维尔律师之口，说出那些淋漓尽致切中时弊的议论，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节 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

经过三年的寒窗生活，1819年1月，奥瑙利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法学学士的学位。不巧的是，已经73岁的老贝尔纳，就在这一年4月，被迫从部队退役。以一份菲薄的退休金来维持巴黎的奢侈生活是绝对不可能了，贝尔纳一方面断然地将家搬到离巴黎20公里的一个远郊小镇，过上节俭的寓公生活；另一方面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他急切地与一家公证人商妥，让奥瑙利作公证人助手，一旦公证人逝世或退休，奥瑙利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这家事务所的主持人。

贝尔纳很满意这个安排，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体面、并且必将给整个家族带来财富和光彩的工作。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发展，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普遍地深刻化了，诸如财务的纠纷，遗产的承继等等民事案件日益增多。所以从事公证人和律师行业的人，不仅有可靠